



神祕河流 Mystic River

這條河，是否能夠洗淨這三個人的罪惡與傷痛？抑或是永遠的漂流失依？

Dennis Lehane
丹尼斯·勒翰

王娟娟——譯

神秘河流
Mystic River

THE MISTIC RIVER: A NOVEL BY DENNIS LEHANE

Dennis Lehane
著
陳曉明 譯

神祕河流

Mystic River

Dennis Lehane

丹尼斯·勒翰

王娟娟——譯

M小說09

神祕河流 Mystic River

作者
譯者
封面設計
文字排版
企畫選書
責任編輯

丹尼斯·勒翰 Dennis Lehane
王娟娟
黃暉騰
林翠茵
冬陽
冬陽

業務
行銷企畫
主編
總編輯
總經理
發行人

陳玫潏
陳彩玉、王上青
冬陽
劉麗真
陳逸瑛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臉譜出版嘆浪網址：http://www.plurk.com/faces
臉譜出版部落格網址：http://facesfaces.pixnet.net/blog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M) Sdn. Bhd.(458372 U)
11,Jalan 30D/146,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

2010年1月26日

初版二刷

2010年3月10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3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祕河流 / 丹尼斯·勒翰 (Dennis Lehane) 著；
王娟娟譯。-- 初版。-- 臺北市：臉譜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0.01
面：公分。-- (M小說：9)
譯自：Mystic River
ISBN 978-986-235-046-1 (平裝)

874.57

98012821

MYSTIC RIVER

© 2001 by Dennis Lehan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Ann Rittenbe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第一部

—— 狼口逃生的男孩

1 尖頂區與平頂區

2 四天

第二部

—— 愁眼辛納屈

3 她髮間的淚水

4 不再到處混

5 橘窗簾

6 因為折斷了

7 在血中

8 老麥當勞

9 大溝裡的蛙人

10 證據

11 紅雨

12 妳的顏色

13 光

14 再也不會有那種感覺了

185 168 152 141 134 123 111 095 083 070 056 042 041 027 008 007

第三部——沉默天使

15 完美先生

16 也很高興看到你

17 多看一眼

18 他曾經知道的

19 他們的計畫

20 等她回來後

21 地精

第四部——老社區的消失

22 獵魚

23 小文斯

24 放逐的族群

25 後車箱小子

26 消失

27 你愛誰

終聲——平頂吉米 星期天

28 我們會留位子給你

獻給我的妻子，席拉

〔他〕不懂女人。不是像酒保或喜劇演員不懂女人那種不懂，而是像窮人不懂經濟那種不懂。你儘管去站在吉拉德銀行大樓外頭，就算站到老死也搞不懂裡頭究竟是怎麼回事。因此，要想幹一票，他們寧可選擇便利超商。

——彼得·戴克斯特，《上帝的口袋》

街石不曾無語
屋子回聲如縷。

——龔果拉

第一部

狼口逃生的男孩〔1975年〕

1 尖頂區與平頂區

西恩·狄文與吉米·馬可斯還小的時候，兩人的父親同在柯曼糖果廠工作，下工時也總沒忘了把那股甜膩濃郁的巧克力香氣一併給帶回家。這味道於是陰魂不散地跟隨著他們，從他們身上穿的衣服、夜裡睡的床、到他們車上的合成皮椅套。西恩家的廚房聞起來像巧克力牛奶冰棒，浴室聞起來像柯曼嚼嚼棒。西恩與吉米還不到十一歲就已經恨透了所有帶甜味的東西，兩人終其一生非但不曾在咖啡裡摻糖摻奶，甚至也沒吃過一口餐後甜點。

每逢週六，吉米的父親總要往西恩家跑，同西恩的父親喝上一杯啤酒。這一杯最後總要演變成半打，另外再加上幾杯帝王威士忌。大人喝酒，小孩於是在後院玩了起來；除了吉米與西恩之外，有時大衛·波以爾也會跑來湊一腳。這大衛·波以爾是個瘦弱的孩子，眼神閃爍飄忽，拳頭像娘兒們似地總握不緊，嘴裡還是重複著從他那些叔叔伯伯那裡聽來的笑話。三人在後院裡玩，廚房紗窗的另一頭則陸陸續續傳來大人的動靜——啤酒泡沫從易開罐瓶口竄出來的嘶嘶聲、冷不防爆開來的低沉大笑聲、狄文先生與馬可斯先生點燃幸運牌香菸的打火機喀噠聲。

西恩的父親職位高一些，是廠裡的領班。他的體型高大結實，微笑起來總是一派淡然而不經心的模樣；西恩不知看過多少次了，這抹微笑硬生生澆熄了他母親陡然升起的怒火，像是她心中什麼開關讓人給關上了似的。吉米的父親是搬運工，專管給卡車上貨的。他體型矮小，一頭深棕色的亂髮糾糾纏纏覆蓋在額前，眼神中總帶著某種不安定的成分。他的動作快得出奇，幾乎叫人捉摸不著；你才一眨眼，他就不著痕跡地移動到房間另一頭去了。大衛·波以爾只有一堆叔叔伯伯，沒有父親。他彷彿具有某種奇異的天賦，總是能像團棉絮似地緊黏著吉米不放，因此也才能在週六湊上這一腳。他總是能偵測到吉米要同父親出門了，瞬間就氣喘吁吁地出

現在他們的車窗前，眼巴巴地問上一句：「你要去哪啊，吉米？」

他們全都住在東白金漢。東白金漢緊鄰市中心區西側，街角是一間間堆滿日用品的小雜貨店，其中摻雜幾塊供小孩玩耍奔跑的空地，再來就是櫥窗中大刺刺地垂掛著帶血肉塊的肉店。那裡的酒吧全都有著愛爾蘭味的店名，店前則停放著一輛輛道奇達特汽車。那裡的女人全都綁著三角形頭巾，不離身的人造皮小提包裡則放著她們的香菸。一直到幾年前，原本在街上遊蕩的大男孩們一個個被送往戰場，一個個像是搭上太空船似地自街上憑空消失了。他們有的會在一年後左右被放回來，行尸走肉似的，一個個全都走了樣；有的則乾脆一去不回。那裡的主婦白天全都忙著收集報上的特價券，那裡的男人一入夜就往酒吧報到。在那裡，你認識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認識你；所有人生老病死都在那裡，除了那些大男孩外，從未有人離開。

白金漢大道將東白金漢攔腰截成南北兩區。吉米與大衛來自南邊的平頂區，兩人的家就位於州監大溝旁。西恩家雖然不過在十二條街外，但一過了白金漢大道就要算尖頂區了，而尖頂區的人和平頂區的人可是攪和不來的。

這並不是說尖頂區的人就有多高貴多富有。尖頂區不過就是尖頂區：一戶戶藍領階級家庭，一排排式樣簡單的尖頂平房、偶有幾幢稍微講究一點的維多利亞風格小屋，外頭則一律停放著雪芙蘭或福特或道奇汽車。但尖頂區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子，平頂區的人的家都是租來的。尖頂區的人上教堂做禮拜、敦親睦鄰、每逢選舉月還會在街角豎起鼓吹投票的立牌。天知道平頂區的人以啥為生，有的甚至過得像條狗似的；總之他們大多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然後拚命把垃圾往街上丟——西恩和他在聖麥可小學的同學，都管那幾條街叫救濟村，說那裡的人全靠失業救濟金過日子，說那裡的大人都在忙著離婚、小孩則全被丟到公立學校自生自滅。所以當西恩穿著筆挺的藍襯衫、黑領帶與黑長褲上私立聖麥可天主教學校時，吉米與大衛便往布萊斯敦街上的路易杜威學校去。路易杜威的學生可以穿便服上學，這點倒是滿酷的，但他們五天裡總有三天穿著同一件衣服，這可就酷不起來了。他們身上常年飄散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油臭味——油膩膩的頭髮、皮膚，油膩膩的領口與袖口。那裡很多男孩臉上滿是坑坑洞洞的青春痘疤，早早就輟學離校。那裡還有些女孩會挺著大肚子出席畢業典禮。

所以說，要不是他們的父親，這三人大概也不會有機會成為朋友。他們從不會在週末以外的日子碰頭，但那些一起度過的週六倒還挺像樣的：他們要不就待在後院裡玩，要不就跑去哈維街底的廢土傾倒場閒晃，再不然就隨意跳上往市中心開去的地鐵列車——倒不是市中心有啥好玩的，他們不過是想乘車穿過幽暗的隧道，聽聽列車過彎時發出的刺耳煞車聲，感受那陣晃動、那忽明忽滅的燈光——西恩總感覺這就像是什麼大事快要發生的前的屏息時刻。跟吉米在一起的時候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地鐵裡有地鐵的規矩、街上有街上的規矩、電影院裡有電影院的規矩——這是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的道理。除了吉米。

一回，他們拿了顆橘色曲棍球在南站的月台上丟著玩，吉米漏接了西恩丟來的一球，小橘球落地一彈，竟彈落在軌道上。西恩還來不及反應呢，吉米就縱身往月台下方的軌道跳去，低頭站在那裡，同那些老鼠地鼠一起、同三號地鐵軌道一起。

月台上的人們一下全像瘋了似的。一夥人拚命朝吉米尖叫。一個女人脹紅了臉，屈膝大吼：快上來，你他媽的現在快給我上來！西恩聽到一陣隆隆的低吼，可能是有列車從華盛頓街轉進隧道了，也可能是地面有卡車經過。月台上的其他人也聽到了。他們用力揮手，驚慌失措地來回轉頭尋找地鐵駐警。一個男人用前臂矇住了女兒的眼睛。

吉米始終低著頭，在月台下那片伸手不見五指的空間搜尋著那顆失落的小橘球。他找到了。他扯著衣袖，來回擦拭沾滿油污的小球，任憑月台上的人跪在黃線前，他卻彷彿對一隻隻死命朝他伸去的手臂視而不見。

大衛用肘子推推西恩，稍嫌大聲地說了句：「好險哪，嗯？」

吉米沿著軌道，往月台盡頭的階梯走去。隧道就從那裡收了口，再過去就是一片漆黑。隆隆聲再度響起，且愈發低沉清晰，連月台都不住地跟著晃動了起來。人們這下真要急瘋了，又氣又急，頻頻握拳捶打自己的大腿。吉米倒是不疾不徐，好整以暇地跨著步，突然又一個回頭，迎上西恩的目光。他露齒一笑。

大衛再度開口：「他在笑耶。他真的是瘋了。你說對不？」

吉米才一腳跨上那水泥台階，幾雙手就急急忙忙把他整個人扯上月台來。西恩看著吉米雙腳一個騰空，再

往左一甩，他的頭則朝右歪去，半埋在胸前。被攪在幾雙成年男人巨掌底下的吉米看來毫無分量，彷彿他身體裡淨裝了稻草；但他始終把小桶球緊攥在胸前，儘管他的兩臂讓人緊緊地揪住、往上拉抬，儘管他的小腿骨讓人扯著撞上了月台邊緣。西恩感覺到身旁的大衛抖得像片風中落葉，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西恩望著那幾個忙著把吉米揪上月台的人。他們的臉上不再寫著擔憂與恐懼，甚至連幾分鐘前的那種驚慌失措都已消散無蹤。他只看到憤怒，一張張五官糾結、猙獰無比的臉孔，彷彿隨時都要湊上去，咬下吉米身上一大塊肉，然後把他活活毆打至死。

那幾個人聯手把吉米扯上月台後，手指卻仍深深地掐進他的肩頭，一派還不肯罷休、只是等著什麼人來告訴他們接下來要怎麼辦的模樣。這時，列車轟然入站，有人放聲尖叫，接著卻又有人大笑出聲——尖銳刺耳的咯咯笑聲，西恩一下想到了圍在滾滾生煙的大鍋前的巫婆——因為那竟是從另一邊月台疾駛而過的北行列車，而吉米抬頭直直往拎著他手臂的那幾個人眼底看去，彷彿在說著：就跟你說過了嗎？

大衛愣愣地站在西恩身邊，釋放出一陣神經質的尖聲癡笑，然後便掩嘴吐了自己滿手。

西恩轉過頭去，一時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一切。

當晚，西恩的父親把西恩找到地下室的工具房談話。工具房不大，老虎鉗與裝在咖啡罐裡的釘子與螺絲四處散放；將空間一分為二的是一張傷痕累累的工作桌，桌底下則整齊疊放了許多木板；榔頭就掛在木匠腰帶上，一如手槍躺在槍套裡，而帶鋸鋸刀則用掛鉤靠牆掛放。西恩的父親頗有些木工底子，常利用假日幫鄰居敲敲打打的；這地下室就是他的工作間，沒事就下來釘鳥屋、做檯架好釘在窗邊供他太太養盆景。西恩五歲那年夏天，天氣酷熱異常，他父親就是在這裡揮汗鋸出無數木板，同朋友在自家後院趕造了一座陽台。他想要圖些清靜時就會往這裡來，或者，西恩知道，他生氣時——氣西恩、氣西恩的母親，或是氣自己在糖果廠裡的差事——也會一頭鑽進這地底的小房間。他親手造的那些鳥屋——迷你版的都鐸式、殖民時代風格、維多利亞風格，或瑞士農舍模樣的小屋——全都堆在工具房一角，數量之多，他們可能得搬到亞馬遜河流域，才能找到那

麼多鳥來使用這些鳥屋。

西恩坐在一張老舊的紅色高腳椅上，不住用手指探索著一具厚重的黑色虎鉗內側，感覺著堆積在那裡的陳年機油與鋸屑，一直到他父親開口制止：「西恩，你到底要我跟你說多少遍？」

西恩抽回手指，將上頭的油污搓揉在另一手的掌心上。

他父親拾起散落在工作桌上的幾根鐵釘，將它們丟入一個黃色的咖啡罐裡。「我知道你喜歡吉米·馬可斯，但從今天起，你要跟他玩就得待在屋子附近玩。我說的是我們家，不是他家。」

西恩點點頭。他知道這時候再去跟他父親爭辯也沒有用。在他把話一個字一個字說得那麼慢、那麼清楚，彷彿每個字上頭都綁了一顆小石子的時候。

「我這麼說你都懂了吧？」他父親把咖啡罐推到右邊，低頭看著西恩。

西恩點點頭。他望著他父親緩緩搓揉掉沾在指尖的木屑。

「這樣要多久？」

他父親伸手，抹去嵌在天花板上的一個掛鉤上頭的灰塵。他再度搓揉指尖，然後把那一小團棉絮似的灰塵往桌底的垃圾桶一扔。「這麼說吧，要很久很久。還有，西恩？」

「嗯？」

「你也不必找你媽去說這件事了。看你們今天捅了那堆漏子，她根本就不希望你再和吉米玩在一起了。」

「他其實本性不壞啊。他只是……」

「我也沒說他壞。他只是野了點。你媽這輩子也真是受夠了。」

西恩注意到他父親說出「野」這個字的時候，臉上似乎閃過了一道光。他知道在那一刻，他父親似乎又變回當年的那個比利·狄文；西恩早就陸續從叔叔阿姨的對話中拼湊出當年那個比利·狄文的模樣。「老比利」，他們是這麼說他的，寇恩叔叔有一次還曾帶著滿臉微笑稱他是「狠小子」；但當年那個老比利早在西恩出生前幾年就消失了，由眼前這個沉默謹慎、還有著一雙蓋過無數間鳥屋的靈巧大手的男人取而代之。

「今天說過的話你可別忘了。」他父親說道，然後拍拍西恩的肩膀，示意談話到此結束。

西恩從椅子上跳下來，緩緩走過陰涼的地下室，腦袋裡卻不住想著，讓他喜歡和吉米玩在一起的原因，是否就是讓他父親喜歡和馬可斯先生混在一起、從週六喝到週日、笑得太用力太突兀的理由；還有，是否這也是他母親一直害怕的東西。

幾個星期後的一個週六早晨，吉米與大衛·波以爾突然出現在西恩家門口。吉米的父親並沒有同行。西恩還正在吃早餐，卻突然聽到有人在敲後門；他母親前去應了門，然後用一種禮貌而疏遠、通常是在她不確定自己到底想不想見到來人時才會出現的口氣，說道：「早安，吉米。早安，大衛。」

吉米今天顯得有些沉默。平日那種瘋狂的精力暫時不見蹤影，彷彿讓人硬生生塞回他的胸膛、蟄伏在那裡。西恩幾乎可以感覺到那股精力在吉米的身體裡蠢蠢欲動，也感覺得到吉米正在極力按捺。吉米看來更小更黑了，彷彿就等人拿針戳他一下，他立刻就要爆裂開來。西恩不是第一次看到他這副模樣。吉米向來就是這樣陰晴不定。但西恩始終不明白，始終納悶不已，吉米到底有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者，他的脾氣就像感冒或是他母親那些不請自來的親戚，要來的時候你可是趕也趕不走。

每當吉米這副模樣的時候，卻也正是大衛·波以爾最惹人厭的時候。大衛·波以爾似乎把取悅身邊的每一個人當成自己的責任，結果卻適得其反，他愈努力衆人就愈不耐煩。

一會兒後，三人並肩站在西恩家門外的人行道上，試著要想出一些打發時間的方法。吉米心事重重，而西恩才睡醒沒多久，腦袋還是一團渾沌。眼前是漫長的一天，但西恩家這條街的盡頭卻是跨越不得的界線。大衛說道：「嘿，你們知不知道狗為什麼舔屎？」

西恩與吉米都沒開口。老掉牙的笑話了。

「因為牠舔得到呀！」大衛·波以爾一陣尖聲怪笑，還捧著肚子，一副笑到肚子痛的模樣。

吉米自顧自往拒馬那邊走去。市府工人先前重鋪了人行道上的水泥磚；他們在未乾的水泥周圍用黃色的膠帶在四架拒馬間圍出一個長方形。但吉米卻直直往裡頭走，硬是把膠帶扯了下來。他蹲在未乾的水泥地前，兩

隻帆布鞋穩穩地踩在邊緣，然後找來一根樹枝，在濕水泥上隨意勾了幾條曲線。那線條讓西恩聯想到老人乾枯的手指。

「我爸已經沒和你爸一起工作了。」

「爲什麼？」西恩在吉米身旁蹲了下來。他手上沒有東西，不過他倒是挺想也找來一根樹枝什麼的。吉米做什麼他就想跟著做什麼，雖然他自己也說不上來是怎麼回事，雖然這可能會招來父親的一頓鞭打。

吉米聳聳肩。「他比其他人的靈光多了。他們都怕他，因爲他懂太多了。」

「懂太多靈光的東西！」大衛·波以爾插嘴道。「對不對，吉米？」

對不對，吉米？對不對，吉米？大衛有時真像隻鸚鵡。

西恩不明白一個人能知道多少有關糖果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又能有多重要。「懂太多什麼？」

「比如說工廠要怎麼運作比較好之類的。」吉米聽來連他自己也不太確定。他再度聳聳肩。「反正就是這些嘛。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

「就是工廠要怎麼運作的問題嘛。對不對，吉米？」

吉米又用力畫了幾筆。大衛·波以爾這時也找來一根樹枝，跟著蹲在濕水泥前畫了一個圓圈。吉米皺了皺眉頭，扔掉手上的樹枝。大衛見狀立刻停筆，轉頭望著吉米，彷彿在問著，我做錯什麼了嗎？

「你知道什麼才叫酷嗎？」吉米微微揚高了聲調，西恩身上的血液跟著一陣騷動。也許是因爲吉米定義的「酷」通常迥異於一般人所想的吧。

「什麼？」

「開車。」

「嗯。」西恩許久才吭了一聲。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吉米伸出雙手，樹枝與濕水泥這時早讓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不過就在這附

近繞上幾圈。」

「在附近繞幾圈。」西恩說道。

「這夠酷吧，嗯？」吉米咧嘴一笑。

西恩感覺自己臉上也不住泛開一個大大的微笑。「是夠酷。」

「何止酷，簡直是酷斃了。」吉米起身一躍，單腳跳得老高。他對著西恩聳聳眉，又是一跳。

「是夠酷。」西恩已經能想像那種方向盤在握的快感。

「是啊是啊是啊。」吉米對準西恩的肩頭送上一拳。

「是啊是啊是啊。」西恩回敬吉米一拳。一陣漣漪從他心底迅速地泛開來，一圈緊追著一圈。突然間，世界變快變亮了。

「是啊是啊是啊。」大衛說道，一拳送出卻沒擊中吉米的肩膀。

有那麼一瞬間，西恩幾乎要忘了大衛的存在。大衛就是那麼容易讓人拋到腦後。西恩也說不上來是什麼原因。

「他媽的大條他媽的酷。」吉米笑道，然後又是縱身一跳。

西恩的腦海裡開始形成畫面：他與吉米坐在前座（大衛如果在的話也應該是在後座），兩個十一歲的小子，開車自東白金漢的大小街道呼嘯而過，對路過的朋友猛按喇叭，和那些大孩子在鄧巴街飆車競速；車胎摩擦地面，揚起一陣白煙。白煙自搖下的車窗灌進車內，他幾乎可以聞到那個味道、幾乎可以感覺到風掠過他的髮間。

吉米抬頭順著眼前的街道望過去。「你知道這條街上有誰會把鑰匙留在車裡嗎？」

西恩當然知道。葛里芬先生的車鑰匙就放在駕駛座下頭，朵蒂·費歐蕊通常把鑰匙留在前座的置物箱裡，而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還把法蘭克·辛納屈的唱片放得震天價響的老頭子莫考斯基，則根本就懶得把鑰匙從鎖孔裡拔出來。